

三十而立

下

念 远 怀 人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新 路

①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六骑 / 念远怀人著.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42-2185-5

I. ①三… II. ①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4564号

本著作通过上海佰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http://jianshu.com>)代理,
由致真幻影文化传媒无锡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三十六骑

念远怀人 著

特约策划: 张国辰 特约编辑: 卢丹丹
营销编辑: 马媛媛 责任编辑: 周 蕾
责任印制: 杨 俊 责任校对: 郭 平
封面设计: 满满特丸设计事务所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字 数: 719千字

印 张: 46.5

印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0.00元(全2册)

I S B N: 978-7-5142-2185-5

三十六骑^下

目
录

三
十
六
骑
下

- | | |
|-----|---------|
| 001 | 身世之谜 |
| 065 | 法轮东移 |
| 097 | 坎坷归程 |
| 125 | 少巫复仇 |
| 149 | 神国奇遇 |
| 169 | 战事四起 |
| 211 | 死守金蒲城 |
| 245 | 兵临城下 |
| 287 | 故人重逢 |
| 313 | 各归其位 |
| 339 | 决战匈奴 |
| 363 | 十三将士归玉门 |

身世之谜

班超负圣命行至贵霜，得知仙奴身份乃月氏诸侯，然昨之月氏今日贵霜。

69. 都护有令

十日后，龟兹的使臣果然到了，对新疏勒王忠登基的事，既不谴责，也不承认，直接拜见了班超，带来了龟兹王的书信，邀请大汉的使者去龟兹一叙。

一切都在班超的意料之中，在窦帅兵指龟兹之前，龟兹王表达了一种成熟又暧昧的态度——不卑不亢，但一切还是可以谈的。

班超也没有马上答应，只说了一个条件，龟兹必须先承认疏勒新王，自己才会考虑出使龟兹。那使臣也不敢贸然做主，说要给龟兹王上报请示才可决断。

班超随口问了一句“兜题”的近况，那使臣说，听说兜题大人还在养伤，极少露面。班超心道：“尿盆啊，你真命苦，恐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有花寡妇先去纠缠，只怕还没等到你发挥出‘长处’，我们就又要来了。”

龟兹使臣还留在疏勒，等候龟兹王的回旨。班超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汉军在焉耆建立了几乎中断了百年的大汉西域都护府，并号令西域诸国，限期前去归附，发汉印绶。

与此同时，一个汉家密使，悄悄地找到了班超他们，送上了刚上任的西域大都护的手令。那手令是写给班超和耿恭的，大意是，西域都护府建立，班超、耿恭诸人，改受都护府节制。见令起，诸人回归焉耆，另有重任云云。封泥的印信是“西域都护陈睦”。

使团诸人都聚在一起，班超展开手令给大家看了，随手啪的一声扔在一边，

没想到简绳崩断，竹筒散落了一地。班超自觉失态，蹲在地上一支支地捡，捡到一半，终于按捺不住，又把散筒一把摔在地上：“操！这个陈睦是谁呀？”

耿恭有些尴尬：“那个……他是……我姐夫。”

班超气极反笑：“这西征的汉军，快是你们家开的了？”

“老班，你……什么意思？”耿恭也有点来气。

众人从没见过平日昏沉的班超会如此动怒，都愣住了。

“我不知道窦帅和你哥是怎么想的？”班超在大家面前不再掩饰，怒容满面，“这个时候立什么都护府？南路的几个要国咱们都蹉过一遍了，北路难啃的也只剩下龟兹和姑墨了吧？如今龟兹已经跟咱们递话，说可以谈了……就不能等拿下龟兹再立都护府吗？”

“哥，你至于吗？”班昭来拉班超的袖子。

班超说完平静了一些，但还是一脸的苦涩：“立就立了，这个陈睦还昭告各国，前去归附……还有限期！这傲慢的嘴脸，匈奴都不会有吧？那些犹豫的邦国本就在看着呢，只怕龟兹这个西域之王，不会轻易地归顺了，为了面子也得挺着。”

“有这么严重？”班昭惊道。

班超望向耿恭：“对我们也是这个嘴脸，你也看到了，你姐夫叫我们见令即刻去焉耆受他节制呢。”

“那个……”耿恭挠了挠头，“我小……其实跟他不熟。”

“我倒不在意对我们如何。”班超拍了一下尴尬的耿恭的肩膀，“你姐夫肯定不知我们还有皇上密使的身份。我只是惋惜现在的局势，本来龟兹王都来请我们去了，现在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送去当人质吧。”

“那柳哥和花姐姐还在那边呢。”班昭道。

班超无奈地摆了下手，颓废地就地坐下：“便宜尿盆了，他本就怕我们去得太早。”

众人皆无语，见班头如此萧索，不知该如何安慰，却见这个家伙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喊：“不对！”他在桌案上，翻出一张西域地图来，展开给大家看。

“龟兹在此，窦帅的大军在焉耆这儿，相距也有好几百里。据说龟兹与姑墨能聚合三万以上的军队，真要铁了心据守，虽说汉军精锐些，但窦帅的两万大军，

说不定也要消耗个一年半载，才能拿下。”班超指着地图抬眼看着耿恭，“我觉得以窦帅和你哥见识，绝不至于如此草率，此举或是别有深意。”

“你怎么想？”耿恭道。

“做出这种羞辱人的姿态，是在逼龟兹表态，要么降，要么速战速决。”

“我要是龟兹王，看着汉军的威势，只会死守，才不会出来决战呢。”

班超两只手合拢在嘴边，沉思了一会儿：“他们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只能说，他们急着解决龟兹，才出此下策，赌龟兹会降，或者出来决战。你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呢？”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耿恭面色一变，“我哥和窦帅其实在谋划退兵呢。大军这要是退了，大好的局势就要乱了。”

“是啊，如果龟兹不出击，窦帅的大军就此退了，那些骑墙观望的邦国，只会倒向龟兹，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龟兹赢了一般。”

“退什么兵啊，多半朝廷上的那帮庸臣又在叫唤了。”

“说起来，大军出征已经半年了，每天烧得都是钱哪。我大汉退出西域七十年，不就是因为朝里的人觉得消耗太大吗？”班超无奈道，“我还说呢，干吗要如此地好大喜功，早早地建那都护府，原来是想退兵后，保留些成果。”

“那……我们怎么办？真要听令去焉耆的都护府吗？”

“我得好好想想。”

“大兄来了？”疏勒王忠圆润的娃娃脸笑得格外灿烂。

班超带着耿恭、齐欢、班昭 and 仙奴，在郊外的一个兵城的城头与少年疏勒王相会。疏勒王忠的背后，站着一身甲冑的都尉黎弇。黎弇向齐欢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眼神里全是敬意。

大家在城头上就座，是来看练兵的。

在班超的提议下，疏勒王忠命令都尉黎弇将龟兹人解散的一半的疏勒军队再次征召起来，在郊外练兵，防止再有破国之祸。

兵城里，聚集了约五千人马，在疏勒王忠的检阅下，进行大演习。

耿恭看着疏勒的演兵，暗自摇头，在班超的耳边道：“只看他们的队形，就知道他们的兵制太差，训练松散。还有，表演拿大顶、叠宝塔……打仗又不是玩马戏。”

班超微笑低语：“这可能跟疏勒的民风有关吧，这地方富庶，人情放达天真，没什么约束，不善作战也是意料之中。”

那边黎弇正坐在齐欢的身边，见齐欢一直皱着眉头，轻声请教：“我在我师父的教诲下，只学了些皮毛，在齐师看来，这练兵还行吗？”

齐欢问：“你可学了些军阵的阵法？”

“只学了一些基本的。”

“可学了些守城军械的制造和演练？”

“这个……我师父都不会。所以才想向齐师请教。”

“我教你些阵法吧。我有几个徒弟，可以带些城中的匠人，打造点大些的军械，到时才好针对这些来训练。”

黎弇惊喜道：“多谢齐师！”恨不得又要跪地抵足了。

“具体练兵的骑射之法，”齐欢指了指耿恭，“你可请教一下耿副使。”

黎弇连连称是。

疏勒王忠看着练兵渐渐地有些不耐烦起来，左右打量起来，最后眼光老在仙奴和班昭身上转，不想就看出些眉目来。那蓝眼的女子面色清冷，神态看似闲淡，眼波流转间却透出丝丝忧悒，对城下的练兵全无兴趣，只看着远处的群鸟在林中起起落落，不经意间，会转眼一瞥，看那大兄班超，随即就走神了。大兄班超的右侧，隔着那个副使，坐着的汉家女孩，笑得好看，有个梨窝浅现。她也是大兄的女人吧？她时不时和大兄隔着那副使低语，那副使只能身体后仰，由着两位时不时地倾头聊天。哦，好像这汉家女子和副使也很亲密，聊天时，肩都倚在副使的臂上了……

演习还在继续，疏勒王忠耐不住了，起身示意要走。黎弇向城下一挥手，五千余名士兵全都躬身行礼。疏勒王忠笑着朝下招手，转头对班超笑道：“大兄，一起走吧？”

疏勒王忠似乎对班超很依赖，路上一直并骑，问了几个有关军务的小问题，总算把心里想问的话说出来了。“那两位，”马鞭向后一指，“可是大兄的女人？”

“怎么？”

“好漂亮！”

班超有点得意，鞭子指点：“那位是舍妹，那位是仙奴姑娘。”

“哦，那仙奴姑娘可是大兄的女人？”

班超笑起来：“不是，她是我们使团的舌人（翻译）。”

“那她们都要听你的是吗？”

“这个自然。”

“那太好了！”疏勒王忠的眼睛亮起来，“能把她俩送给我吗？”

“送……”班超整个人僵住了，面色一寒，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少年国王。

疏勒王忠全然不觉，一脸兴奋道：“我好喜欢她们，我可以给她们很多很好的……宝贝……”两只手做着手势，找能打动班超的词汇。

班超觉得那张娃娃脸绝不似作伪，心道：怎么扶了个这么荒唐的孩子？他面上不好发作，直接带马转向另一边，留了句：“疏勒王该回宫歇息了。”他回头对后面的人喊了句：“我们走！”策马先奔了出去。

疏勒王忠一愣，就见班超已带着一哨人马岔路而去。他当下纵马追赶：“大兄！怎么样啊？”却见班超给马臀加了一鞭，提速狂奔，眼见是追不上了，只好收缰停了下来。后面的大队随从和罗盖，嘴里喊着大王，慌乱地追上来，围在了疏勒王忠的身边。

疏勒王忠视他们为无物，兀自看着远去的尘烟怅然若失。

“大兄这是生气了吗？”

70. 流散

班超进入宫殿时，有点吃惊。这宫殿的内饰有些奇怪，地面、四壁，都是由整块的云石拼接而成，除此再无装饰，简洁平整，但云石似玉，显然极其名贵。

宫殿无窗，只是天顶有密密麻麻错落的琉璃嵌孔，透下斑驳的天光。

那引路的侍从，抚胸躬身：“请上使宽衣。”

“什么宽衣？”班超一愣，“贵王在何处？”

“大王在里面等你。”

班超这才明白，这宫殿竟是个浴室。他心道：这个疏勒王，选密谈的地方也太过私密了，难不成真要裸裎相对？

班超与疏勒王忠不欢而散后，疏勒王忠一直派侍从来请班超，班超都推辞了。后来还是这位侍从，捧了一把精致的宫刀来，在班超面前跪倒：“我家大王说，您不去的话，就用这刀，把我杀了，他就不再烦您了。您要是不去，也不杀，我回去，大王就用这刀杀我，再另派人来请您。”

班超被气笑了，也只好跟着来了，不想竟要宽衣相见。

班超虽觉得古怪，却不扭捏，脱尽披挂，围了浴袍，走向内殿去。

班超赤足踩在云石上，却不觉得冰凉，反而是温热的。进内殿的长廊，一边全是水池，有石雕的兽头，嘴里喷出水流来。他一直望到长廊尽头，竟不见一人。班超走了大半，才见尽头低垂的白色重纱，无风而动，一大片温热的白雾满泄而出，帘内的笑语顿失遮掩，竟都是女人的声音。

班超疑惑起来，清了清嗓子，隔着帘子，朗声道：“大汉使臣班超，求见疏勒王。”

里面的嬉笑未断，却有女声喊：“进来吧。”

班超挑帘而进，忽觉眼前水雾弥漫，昏蒙一片。待到白茫茫的热风消散一点，班超不禁愣了，蒸汽中隐隐浮现出数十名美女，赤条条地倚在一起嬉笑。这些美女肤色各异，有的甚至如昆仑奴般黝黑，但都丰腴圆润，曲线一目了然。

班超一皱眉，就想退出去，才一转身，就见疏勒王忠挡着出路，浴袍只裹在腰间，一身栗色的肌肉，湿漉漉地闪着光，褐色的眼睛里全是委屈，甚至有点怨气。

“大兄是生我气了？”

“也没有。”

“那你怎么就不理我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见面？”班超顾左右而言他。

“我要让你看见真正的我。”

班超难免产生了些奇异的联想，这小子……想干什么？他心里有种厌恶。却被疏勒王忠抓了手。

“我们坐下来。”疏勒王忠拉着班超走到了石台上，正是几十名裸女堆坐的地方。疏勒王忠拉班超坐下，直接倚在女人堆里。那些女子非常自觉，有四名成熟女郎跪成半圆，胸前饱满，绵软乳瓜连缀成一片，成为国王的男子“靠枕”。班超不愿显得局促，他本来就是胆大妄为、洒脱至极的人，也不推诿，也坐下靠在了“肉”椅上。立刻有女献上美酒和葡萄，有人揉脚，有人揉肩。

坐在软肉之中，并没有让少年国王心情好转：“我觉得大兄并没有把我当兄弟！”疏勒王忠激动地用手拍打着手边某女的肉臀。

“没有的事。”班超懒洋洋道。

“我管你要女人，你不给没关系，为什么要生气？”

“你不明白？”

“你看，”疏勒王忠指着身边几十位裸女，“她们都是我的妻子。”

惊得班超一下子从肉堆里站起来。

“我可以让她们都服侍你。”疏勒王忠继续道，“如果大兄喜欢哪位，只要指出来，我都可以送与大兄。”少年眼中的委屈还没有消散，“这才是兄弟，才是好朋友！”

班超彻底被疏勒王忠的天真打败了，看着少年倔强的眼神，有些哭笑不得，倒也有些释然。他叹了口气，又笑了起来，真想像抚风廉那样，也抚一下这国王的脑袋。

“我不生气了。”班超甩了甩手，走出“肉”阵，回头道，“在我们汉地，是不能这样……对女人的。”

清晨。

疏勒城外。

这是一场很大的送别。

除了花柳，三十四骑全立在郊外的旷野上。

旷野的风全无遮挡地来来去去，将马鬃和众人的披风拉直。远处的牛羊在倒伏的长草里拱动觅食。这风像穿过了漫长年月，从过去来，毫不留恋，又向未来去。

朝阳的光显得黯淡，耿恭顶风驻马，身后立着两排人马，正是玄英、秦厉等羽林七卫与虎贲八骏。班超与其他人面对面立着，斗篷被吹裹在身上，呼啦啦地翻腾。

“那我带着他们去啦？”耿恭对着面前的班超笑。

“你们这些军家子，不就是老想去前线攒人头吗？这一路也憋坏了吧？”班超笑道，“快滚吧。”

“其实真不想走。”耿恭正色道，“三十六骑，这一路同命同心，就不该分开。”

“同命同心，就不怕分开。分开也会合上。”班超道，“总要给你姐夫一个面子，给人让他节制呀。”

“有话带给我姐夫吗？”

“没话。他要是因为我没到而生气，你就向他透露点我密使的身份。到焉耆后，最好去大营见一下窦帅和你哥，劝他们最好别退，便是退军也多留些人马给都护府。”

“你确定他们就是要退军？”

“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我猜你姐夫急着让我们过去，也是怕人手不够。”

“真是那样，就我们十几个人回去，又有何用？”

“哈，你这样的神箭手，战场上比我强。在我眼里，你们十六骑，能顶一千骑用！”

耿恭苦笑：“那你太小看匈奴人了。”

“也不知那两仗把匈奴人打疼了没有？”班超看着天边，“北路诸国，直接与匈奴相邻，匈奴势力浸淫很深，局势比南路复杂多了。现在靠兵威镇着还好，大军一退，只怕心思就活络起来。匈奴人逐草而居，进退自如，万一和已经投降的诸国又勾搭起来，都护府就是座孤城。你得跟你姐夫说，要钳制好焉耆和车师。”

“行！大不了我亲自去守北边的门户，呼衍王敢回来，我射了他。”

“好呀，真打起来，我们全去给你耿将军牵马。”

“索性现在我们全都去呀！”

班超摇头：“你也见了，疏勒有兵甲过万，虽然兵制散漫，但由我们好好训练，加上莎车的马，精绝的武器打造，能用起来，战力远比都护府要强，这个据点反

而是汉家最稳的依托。只要匈奴人没有大的异动，尿盆真的在里边玩开了，不用一年的时间，也不需汉家大军，我们说不定就能将龟兹这个西域之王扳倒。”

“好！那你就留下先练兵。”

“本来练兵你在最好，但现在只能交给老齐啦，反正那个都尉黎弇，恨不得舔他的脚。”

“那你呢？”

“我得将皇上交的差事去办一下。”

“哦？”

“我打算带小昭和仙奴去一趟贵霜。过两天就走。”

“皇上的差事我就不问了。要去多久？”

“不会很久。在这里，贵霜可比焉耆近多了，可能我都回来了，你还没到焉耆的都护府呢。”

“好，我在那边等你们过来。”

“记得过龟兹的时候，别这么招摇，去悄悄联系一下花柳，敲打他们一下，别忘了要干什么。”

“倒是有些想这个家伙了。”耿恭大笑，“好啦！走啦！”说罢向班超一探拳，凝在那里。这是他和班超游侠时代的礼节。班超举拳相迎，两拳相抵。

“三十六骑！”耿恭低喝。

“同命同心。”班超沉声应答。

耿恭拉马来到班昭面前，欲言又止，便也举起拳来等着，班昭的粉拳抵了上去。

“三十六骑！”

“同命同心。”班昭羞声道。

耿恭拨马而退，向班超兄妹身后的众人一挥手，带着军人们奔驰而去。

班昭忽然纵出几步，两手拢在嘴前喊：“恭哥——你记着，你的命——是我的！”班昭已经尽力大声，可声音在风中还是显得微弱。班昭看见远处的耿恭把马打了个圈，向她招了招手，那么远，她都好像看见了恭哥笑着的眉眼。转身，恭哥去追队伍了。

十六骑是顺风而去的，尘烟都被吹到了马的前面，到了空中竟然拐了弯。那是一场风压在另一场风上面，仿佛时间被翻动起来。过去，未来，好似同时到达。

那一刻，班昭有点想哭的冲动。那一队人成了天边的一线墨点，头上的气岚微光，在风里飘飘袅袅的，好像怎么也抓不住。

71. 复别离

行行重行行，别离复别离。

这日班超、班昭和仙奴，便一起上路了。齐欢师徒和风廉及九剑侍并没有来相送，怕太过显眼。班超一行三人是与常年在贵霜、疏勒两地行商贩货的商队结伴，继续西行，去翻越葱岭。

走前，风廉老大地不高兴，不理解为什么不带上他。班超说，你一动，剑侍们就得跟着，我们的队伍也太打眼了。风廉说我可以一个人跟你们走啊。班超笑，那剑侍大哥们可不会答应，他们就是来护持你的，你叫他们怎么跟夫子交代？

或许风廉舍不得离开的是另一个身影。

“其实你留下有重要的事做。”班超又想去抚风廉的头。

风廉后退一步躲了：“我又不会练兵。”

“练兵自有老齐，但你的事比他重要。”

风廉奇道：“什么事？”

“我们能在疏勒立足、练兵，甚至呼风唤雨，因为什么？”

“啊？”

“因为疏勒王认我们。”班超趁着风廉发愣，成功地抚了一下风廉的头，“所以我们保住他，也就保住了我们在此的一切经营。”

“他有危险？”

“当然，他的王位是我们参与抢来的，谁知道宫里还有没有龟兹的耳目？匈奴和龟兹都不会喜欢他，难免会派些高手来算计他。所以你和剑侍兄弟们，最好都住到他四周，护住他的周全。”

“哦。”

“靠你啦！”班超大力地拍着少年的肩，“有你在，什么样的高手，咱都不怕。”班超离开前，突然回头，“还有，你不要被那疏勒王……给带坏了。”

什么带坏了？风廉还在自己的房间恍惚，那个身影却来了，倚在门边不说话。

“姐姐来了？”风廉听见自己的声音还是恍惚的。

“你的剑呢？”仙奴道，“能给姐姐看看吗？”

风廉愣愣地不说话，就把剑递了上去。

仙奴抚着剑把，那上面仅缠着麻绳。“作为大剑师，你的剑也太寒酸了。”说罢拆了麻绳，拿出一捆皮绳，细细地缠在剑把上，“这是我编鞭子用的。”不是简单地缠，而是繁复穿绕，编出一排鱼鳞结。

风廉呆呆地看着仙奴，见仙奴不知怎地就将那皮绳编出三个线头来，穿插抽叠，总要拉紧，一个线头被仙奴启朱唇，咬在嘴里……到剑柄处，打了个隐结。仙奴意犹未尽，将腕上的一串银链系在结上。她将剑举在远处看了看：“哟，好像和你的剑不配。”就要摘去，不想被风廉劈手把剑夺了。

“挺好的。”风廉把剑抱在怀里。

“那就送你了。”

“姐姐为什么送我东西？”风廉低着头。

仙奴轻叹一声：“我要走了。”

“姐姐要回家了。”

“是呀。”

“还……回来吗？”风廉的声音越来越低。

“不知道呀。”仙奴的声音也恍惚起来。风廉抬头来看，见仙奴正望着窗外出神。

风廉懦懦地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见仙奴转过脸望他，一脸地柔和，竟像班头一样，举起手来要抚他的头，他习惯性地向后躲了一下，见那凝脂般的素手尴尬

地悬在空中，心中大悔，恨不得把头再伸到这只手下。恍惚间，他又见仙奴收了手，笑了一下，对他说：“姐姐要是办完了家事，说不定……会回来的。”然后转身走了。

风廉抱剑呆呆地立在那里，良久。

班超扮作富豪商贾的公子，班昭和仙奴扮作家眷，加入了一支以贵霜人为主的商队。整个队伍接近百人，马匹骆驼约两百，驮着大批货物。

队伍走在山谷之间，蜿蜒向上，刚开始杉林苍翠，再后来山间光秃起来，能看见延绵的雪线。走到夜间，气温陡降，众人就在背风处扎营，点起篝火取暖。

贵霜人会在火边弹拨他们特有的乐器，唱起歌来，轮流跳舞，喝些味道奇异的烈酒。班超兄妹凑在火堆旁，裹紧毛裘，好奇地看着这群好似欢快无忧的人。仙奴在几堆火间的人群中转了转，来到班超身边坐下。

“问过了。说明天就要翻越冰山大坂了，最是凶险，但过去了，就算是到贵霜地界了。”仙奴道。

“什么是大坂？”班昭好奇道。

“就是翻山的山口。明日要穿过葱岭最高的那道山口。”仙奴说完，只呆呆看着火苗，兀自出神。

“姐姐好像不高兴？”

“也没有，”仙奴淡淡地笑了一下，“本来以为会高兴的，毕竟是回家了。只是这个家都是听说的，阿爷都没有回来过。现在觉得就要到了，反而觉得心里怪怪的。”

“我们汉地有个说法，叫近乡情更怯。”

“是有些害怕……怕我什么都做不到。”

“姐姐要做什么？”

“阿爷说，我要先将爷爷的骨殖带回家下葬。”仙奴说着拍了拍身边的包袱，“还要将我祖传的身份接下去……或者交出去。再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人。”

“什么祖传的身份？”

“我也说不好……反正要找到许多人来承认。”